

石經改

知不足齋抄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石經考一卷 國朝萬斯同撰因顧炎武石經考而採錄諸家之說以相證明炎武書詳於漢魏略於唐宋此書則於唐宋特詳足以互相補苴



石經考序

漢喜平石經傳於世者甚稀去春予客華亭大司空王公邸司空出一本相示所存尚書三十餘字論語百餘字其筆畫蒼古道勁知非蔡中郎不能也因跋數語以記與觀顧未暇考夫當日刻石緣起與遷徙完缺之所以然以及歷代石經之繼作而各有本末以與世之博雅君子叅稽而論也時甬川季野萬先生同在邸舍循覽之下喟然者久之謂夫石經三體之名起于漢而不知魏與後魏續刻之辨石經今文之刻始于唐而不知



孟蜀南宋踵事之蹟則亦為通人之蔽也於是本之史傳參考諸家論說遂訂為石經考一書既成以示予竊讀而趨之因歎夫思辨之學久已不講于世大而禮樂兵農小而書數射御皆無足以櫻其心而群居終日游談無根不知古人一物不知引為己恥而必以窮至事物之理為學之歸其用心抑何遠乎先生自幼窮經尤熟爛歷代典故每發一論微一事原原委委如指諸掌所著書數十種皆稱是即如此編詎非汲古者之修綆耶夫經學不可一日不顯于世古之人以為刻於石可

以永久耳而不能不就磨滅五代以後乃有木刻視石本流傳差易且經宋諸儒正定無誕謾蕪累之失又家有其書可謂盛矣而通經者愈少抑又何與倘有志於學者因茲考以知夫石經之本末因石經以求古聖賢立賢之旨推義類以盡其餘則知夫先生之用心固非第石經考而已也因為序以歸之

康熙庚辰夏六月十日林信



石經攷目錄

上卷

漢石經

魏石經

後魏石經

下卷

唐石經

蜀石經

宋石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板刻原始  
附錄

卷一



石經考卷上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本紀

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大學門外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時召拜郎中校書東觀漢記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石經考上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明萬斯同季野輯





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  
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  
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摩  
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資治通鑑同

### 儒林傳序

自本初後質帝游學增廣太學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踈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黨人既誣其高名善  
生多坐流廢後遂至愈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

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古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  
定五經刻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樹  
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  
始皇使程邈所作隸亦程邈

所獻至于後  
隸從簡易也

### 張馴傳

張馴字子儁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  
奏定六經文字擢侍中終大司農

### 李巡傳

見宦官  
呂強傳

李巡汝陽人靈帝時為宦官與濟陰丁甫丁邳徐衍南



陽郭耽北海趙祐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  
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  
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  
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  
用息

### 洛陽記

大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  
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  
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東行論語三碑二

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按東漢時五經立學官者易則施孟梁丘京四家  
書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則齊魯韓三家三禮  
但用儀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嚴顏  
二家他若古文尚書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  
記後世頌之學官者皆不立學官此石碑所刻書  
用伏生古文孔穎達正義蔡邕所刻石  
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春秋用公  
羊傳宜也禮記不立學官何以得與諸經並刻及  
考洪氏石經殘碑有儀禮而無禮記乃知洛陽記



之誤且記不言詩經而洪氏書及隋經籍志有魯詩六卷則是此記所遺而石碑之殘毀當不止二十有九矣且五經之外更有論語合為六經又顧古文篆隸三體度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考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言諸碑表裏皆書始得其實然當陸機時曹魏石經久已在漢碑西此記何以不及足知陸氏之疎漏而伽藍記之言不可不參觀也

魏石經

魏志王肅傳

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黃初元年之後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經之缺壞備博士之員依漢甲乙以考課

按魏刊三禮石經於太學此千古帝王盛事而陳壽魏志不言止此傳中有補舊石經缺壞一語足以為証然此在廢帝正始間不在黃初間乃載此事於前而紀太和青龍諸事於後一何舛也

晉書衛恒傳

衛恒字巨山安邑人太保瓘子仕至黃門郎嘗作四體



書勢言魏正始中五三字石經三國魏志不言五石經事故採晉書補之

### 後魏書江式傳

江式字法安代人累官符節令宣武延昌三年上疏請  
正定文字言魏初邯鄲淳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  
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  
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胡三省通鑑注曰魏碑以正始年  
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

鄆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  
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按晉書裴頠傳惠帝時頠為侍中時天下暫寧奏脩  
國學刻石寫經是晉亦有刻石寫經矣然後人從無

言及者豈有其議而未竣厥事耶觀漢世石經初始  
于熹平四年乙卯告成于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  
之久則當裴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  
可知矣

### 酈道元水經注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錄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  
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  
光祿大夫碑議郎張劭漢書光祿大夫馬  
日碑議郎張劭韓說太史令  
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

張劭載漢書儒林傳  
熹平六年石經並無張劭傳  
漢書光祿大夫楊賜諫  
張大馬碑注及誤



碑使工鑄刻立于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今碑  
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  
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刻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二  
十丈魏文帝又刻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  
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刻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  
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

按太始乃魏廢帝年號廢帝乃文帝之孫此言文帝

又刻典論六碑甚謬若言又刻文帝典論六碑則當  
矣

###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

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各種字石經二  
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  
字漢右中郎將蔡邕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  
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  
四部又讀書碑一並在講堂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  
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



軍遷石經於鄴

按洛陽記漢石經止存十七碑餘二十九碑盡毀此在晉世已然何以至魏未尚存二十五碑然此乃楊公所目覩語必不誣愚意二十五當是十五之訛蓋比晉時又損二碑矣其言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亦不可解上言二十五碑已非安得又有十八碑愚意餘字衍當謂尚有十八碑悉殘毀不全爾下言四十八碑則是曹魏所刻與水經所言正合無可疑也

後魏書崔光傳

崔光字長仁清河人仕至太保明帝神龜元年疏言石經之作始自炎劉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聞往者刺史臨川多構園寺官私顯隱漸加剝落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造園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當主周視禁驅田牧制其踐穢料闕碑牒所失次第量為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園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修補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後魏書孝靜帝本紀

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資治通鑑同

北齊書文宣帝本紀

天保元年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廓述儒風其國子學士亦依例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本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按漢石經原止四十六碑北齊何以有五十二碑蓋并魏石經數之爾然魏碑四十八益以漢碑十有五

當得六十三枚而止于五十二者由河陽岍崩淪沒於水故也載考隋經籍志言齊神武遷經於鄴此歸之文襄者神武以武定五年正月殂而遷經在四年八月其命本出於神武是時大舉攻玉壁諸務未遑至文襄始行其事故高洋歸之其<sub>凡</sub>而通鑑亦因之也

周書宣帝本紀

大象元年二月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資治通鑑全

隋書劉焯傳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仕至太學博士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隋書經籍志

後漢鑄刻七經著于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岍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及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綴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征始收聚

之什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備小學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

鄭氏尚書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一字石經儀

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一字石經公羊傳

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

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一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

經春秋三卷梁有十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



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  
洛陽宮殿大學亦因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  
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  
必不重立然何以五六十年之間便利落不全至此  
必遭董賊之厄無疑也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  
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魏  
衛江鄴三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書經籍志及  
黃伯思董道諸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  
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尚存七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

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  
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于太學不在鴻都若鴻  
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意石  
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遼鄴時其二必沉于水其一  
體幸存者乃魏之所立故作隋志者遂據此為言爾

胡宗愈重刻石經遺文跋

石經云者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  
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  
字者諸儒受詔于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



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石  
隋志有今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史  
亦稱邕自書冊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蔡中郎不  
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  
篇章之富未有能辦于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  
賜馬日磾張劭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  
同涉筆于其間不可知也然歷年多更變故文陵遷谷  
變煨燼剝蝕之餘甚有取為柱礎為瓦石者唐初魏鄭  
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况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

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鈔  
之錦官西樓廢幾補古之闕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重刻石經遺文

內翰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李  
文鏡而風節過之方論上前慷慨激烈動悟淵聽在玉  
堂鎖闥益摠所學裨贊聖德訂正國是被寵隆異冠絕  
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于屋  
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數石經隸畫最古旁搜  
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



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鐫諸石永貽不朽按范曄史稱蔡邕自書冊使工鐫刻鄺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大字石經出于一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則其書已出于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始以補漢刻之遺亡耳

漢石經遺字

趙明誠金石錄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大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

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耳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記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



堂穀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  
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  
於碑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  
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  
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  
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于去古  
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  
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  
於卷末云

按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二十有九時未  
遭胡羯之亂何以致此至魏之四十八碑迄元魏孝  
昌之末猶完好如故雖數經遷徙遺蹟多存故後人  
猶得見之若漢之全碑久已不獲見矣趙德甫輩固  
已未嘗見反詆漢書儒林傳為誤何其謬也生于載  
之後歟與前人目覩者爭是非將使誰信之哉

黃伯思東觀餘論

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翁侮成

人令本女母

保后胥高

保后胥

女永勸憂

女說勸憂女有近



則在乃心今近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各翁中各設

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爾謂朕天既付命今作付曰陳

其五行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祇懼今亮作度

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氏母兄曰無皇則兄自敬

德皇且以前人之微言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在文

王之鮮光今作通殷就大命達親作論語意與之與今

孝于惟孝今作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

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擾不輟于路以告子

恹然變而不輟于路置其杖而芸今置其斯以乎其

而已譬諸宮牆今諸賈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

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

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於今

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

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

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

版王晉王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

論語之末題云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書上臣下皆

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



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  
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  
陔議郎臣劉弼郎中臣張文臣蘓陵臣傅禎雜下谿上  
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  
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  
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  
拓本于知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  
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董道廣川書跋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舊  
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况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  
起而盡收于溝渠矣音臺煙燼問然音殘湮淪無復全學  
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  
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  
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  
致滋菱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泰音七書以  
應其誤獨蔡邕鑄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括隱括其  
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於此已殘



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統三十年兵火繼  
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  
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都河陽所  
得碑遂沒于水其得於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  
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為軍人破壞至有竊載還鄴者船  
壞沉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皇六  
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  
學會集遠近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  
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證至

詳謂不盡為邕如所建馬日碑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  
深于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  
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稽考當時所  
得已足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  
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秘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為考而識之蔡邕以經  
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  
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于碑大屋覆藏立大學門  
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



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耀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文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楊銜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銜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因殘破

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摠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畫同間有異者總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益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為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於於寡乃逸乃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祇懼作以民肆高宗尊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所存古文反畫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



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卷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優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為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庶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廢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為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

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與未見好仁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無乎字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而字鳳兮鳳兮作何而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輻而不輟作擾不輟子路行以告子路以告夫子憮然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



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博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與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並論耶

按漢靈帝熹平四年乙卯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止六十六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大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後其一無所損魏人

此段亦前言隋書經籍志後無異

必不重立豈有六七十年之間便利剝落不全此必遭董卓之厄無疑也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衛江二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書經籍志及董黃二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也然一字經唐時尚存七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於大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意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



歡遷鄴時其二必沉于水其一體幸存者乃魏之所  
立故作隋志者遂據此為言爾

洪适隸釋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作本何相及闕散孔作言曰人維舊孔舊上有

殺孔作舊闕有志女母俞侮成人母流孔作或人無弱下闕

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口闕民之承保后晉高

鮮以不浮試以爾遷安定殿國今無

女不其或迪自怨永勸憂今其有

今因後女何之勞爾先予不茲高后不乃知作

崇降開疾曰能迪古我先后闕以女有近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興降永於戲弗祥嗚呼今予絕

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建乃家股

我凶德綏績今無爾惠朕相爾

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乘我予其勛簡相爾

念敬我眾朕不已上盤庚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爾天既付高宗彤日篇

厥遺任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不衡于四伐五

十九



伐六伐七伐乃已上收誓篇

伊無孔鴻洪孔水曰孔作陳其五行帝下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艾孔作用三德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

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下極凡厥庶民無有涇國

人無有下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下路毋偏毋

黨王道蕩下母黨下為天下王三德孔三上一曰正直

二下闕家而無孔出于而國人用闕頗辟孔作乃心諫及

卿闕諫及庶民孔作已洪範篇

維天命元無孔朕不敢有下爾時維天命王曰告爾

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青孔作之艱難乃勅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

則悔厥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孔作民祗懼下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功

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民孔作惠于矜孔作酒孔作

毋勅孔作于遊田維闕共孔作人孔作力孔作變孔作亂正

兄無孔曰今日下厥不聖孔作人孔作力孔作變孔作亂正

刑先孔正上有下至于闕則兄曰皇孔自敬德厥下曰朕之下

于維四方罔攸責亦維爾下有年

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青孔作之艱難乃勅孔作乃憲孔作既延孔作不孔作

則悔厥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孔作民祗懼下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功



允聞公曰於戲嗣王猛于茲孔蓋上有其

道出于不詳於戲君曰時我已上言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會伯常任辟孔作高謀面同于戲是其在下有

會孔作心以衆事王維慶孔作度孔作心乃受

茲孔作不其於戲且以前孔作人之微

言野訓德是用顯式在顯世王之鮮

先以揚武王已上

凡身名大保道大命在非幾茲

即孔作黼衣孔作上願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

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百

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

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

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

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為之訓

傳者然不立于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

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



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勅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載母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字為次也但曰高宗享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谷儒字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烏刁碑等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格改闕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大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六二十八碑其十二

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頽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為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于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為茂草氈罽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因以所有鈔之會稽蓬萊閣

勅音備勉也  
勅亦述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是福心是以為刺 葛屨下汾一曲言采其蕢

彼其之子美下之誰知註一上其之蓋亦勿思 園有

棘其實之下父兮父註一日嗟予子行役夙夜毛作

無已尚上慎下我猶來母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兮元不稼不耜毛作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

田下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欲欲毛作伐輪兮下母

食我黍三歲宦毛作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下宦女莫

我肯勞註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蟋蟀在堂歲聿其

逝今我不樂日月其下山有毛作隰有榆子有衣裳

弗曳下酒食胡毛作不日鼓瑟且下喜樂下既見君子

云胡其憂 楊下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

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蓋數字又有

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

日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

猶公羊傳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蓋毛包周之比也

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

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



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

下

卒爵坐奠爵拜執下人盥洗升膳餽于賓

下上拜受爵于筵前

下

首公答拜膳爵者立下膳爵者

執觶待于下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摩滅字畫比他經不明白靈帝知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

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于元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而京無大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幸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為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冑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膳餽膳爵云者膳蓋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據顧亭林石經考之  
辭也下有然則孰之石  
關之石階板本立斷美大  
之之辭也十六字始接  
棠者何的合未三百  
七十五字今想是傳異  
之誤

翬者何公子翬關一何以不稱公關下相於是謂相曰吾

為關三矣隱曰關下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關一之邑也曷

為關下仲子板本有相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關一為相立

故關下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關一者何天子三公稱關下相

處乎內始關一諸公放板本於此乎前此矣前關下其成

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吾關下後為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關下母兄稱兄凡關五之

大夫也此關下之邑也天子有關四諸侯皆從泰山關下而

葬不日卒赴而關一不告公曷為必徹者關下大夫之未

命者也十年此公子翬也何關下於大惡書小惡不  
書於內大惡諱小關下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  
試板本也試關下葬板本不繫關一匡子關二薨何以  
不地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關下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威公  
十有四平何以關一記異也何異關下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曰有廬而關下乎隱祖之所還板本聞關一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關下不亦樂乎堯舜關一君子也  
制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何以書  
記災也世平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顏氏無伐而不  
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十下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碑臣趙陔議郎臣關二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蘓陵臣傅積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  
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  
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  
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

四字耳漢注引時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碑  
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  
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佞下本本立關一道生孝下道

千乘之國敬事下使民以時子曰弟子下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下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與意板本

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關五禮節之亦不

可板本有行下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下作也下關而無諂富而



無驕下告諸往而知來下人之不下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乎作于學世下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毋違樊遲字何下曰生下葬之以禮祭下

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勞有下孝下瘦哉人

焉瘦板本有子曰溫故而知下子下器子贛問下乎

異端斯言也已 子曰下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

曰下之下子曰書云孝于板本惟孝友于兄下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已上為政而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久而不仁如樂何 林一與下

與對曰不能子曰五山不如林九也射下日起

予是者字商也始可下子曰下既禮吾下也知其說三

天下也其字一示諸斯乎下如神在下於二代郁郁

乎下太廟下子曰知禮下禮下也下以柏周人以栗曰使

民下往下門下國板本君為兩君之好有友一管下

知禮下吾未嘗不得見也下設者下出曰下無道也下

觀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節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子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下顛沛必於是 子下未見好仁板本



惡不忮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二闕

斯知仁矣字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下闕子懷荆

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下闕

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下闕曰父母在疋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一闕父母板本有子曰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有患乎子曰有板本有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板本有而上者惡下之則不

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卅板本有而字已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一闕去父母之邦板本景公詩

孔子曰若季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德之衰

也板本注二闕可諫也板本來者猶可追也板本

執事板本者為誰子板本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

與曰是板本是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卅之士哉

擾板本不輟子路板本以告板本子撫然曰

鳥獸不可與同下闕敵不分孰為夫子置板本其杖而耘



板本 子路拱而字關一止于路宿殺雞禮板本如之何

其廢之也無板本欲絮其身而亂天倫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關下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謂虞

仲夷供板本逸隱居關下少關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

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已下關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字關一曰子夏字關一何對曰子夏曰可者四關

字者距板本拒下關子夏曰雖字關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關下其事君子學關下子夏曰小人之過關下曰關下子夏曰大

德關五出入可也 子游板本君子之道焉

可字關二有字關一有卒者其唯聖人關下魯子曰吾

聞諸夫字有 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必也親喪乎

字關一子曰關下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一關

善字關一是其板本下關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

道未墜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作識其關下若子贛一

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賜之牆關二窺見室家之好

夫關下尼不可毀字關二人之賢者仝陵也字關三踰也仲尼

日月也關下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

及也猶天之已下關上子張篇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爾毋

板本無

以萬方萬方有

開一字

本有兩罪字

在朕躬

下開

歸心焉所重民食喪

開一字

寬則得眾

敏則有功

開一字

則說

下開

不驕威而不猛子

開一字

曰何謂

惠而不費子曰

開一字

民之

下開

尊其瞻視儼

開三字

而思之

斯亦威而不猛乎

下開

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開一字

賈

板本

諸賈之哉包

周

開四

蓋肆乎其肆也

開一字

周

下開

曰言

字

而在於蕭蕭之口蓋毛包周無於

下開

詔書與博士以下左立即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

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之總其字又載蓋毛包

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與而

刻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成

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

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碑邦

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



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初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初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七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

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鑄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眾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劭韓說單鳳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陔劉孔張文漁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



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張續石經跋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于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此經于鄴通鑑所書為二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遺于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之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

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證之河南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為硯石方高緯昏亂西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于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于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於碑不言為何體書今世所傳皆以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為書五十



九篇作傳為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為古文非言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冊于碑則定為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冊者亦不獨邕也姑記于中以俟博識之君子

按洛陽記言石經四十六碑此當指漢而言也水經

注及洛陽伽藍記言堂西有四十八碑此當指魏而言也合之當得九十四碑據洛陽記二十九碑已毀則存于後魏者當得六十五碑及高澄遷鄴多沒于河故止五十二碑此合漢魏而總言之也張氏疑漢碑不當有五十二反謂洛陽記為誤豈不知魏亦有石經乎後魏靜帝本紀武帝四年明書從漢魏石經於鄴張氏亦未之考乎其言周師伐齊毀碑以為砲石亦非也周師以承光元年正月癸巳圍鄴齊主即出奔鄴城當日即下周師未嘗攻齊人亦未嘗拒安



得有毀為砲石之事此皆以意論古而不考當時事實者也

吾丘衍學古編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石  
今亡矣

按洪适隸釋云余既集隸釋因以所有石經古字鏡  
之會稽蓬萊閣然則遺字碑字洪氏所刊也其翻本不  
知出何人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予而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  
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  
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  
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  
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于晉書衛瓘傳  
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  
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  
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于堂  
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洛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



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  
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蹟也猶有十  
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  
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  
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  
部本碑凡四十六枚步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  
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  
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

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  
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四曰後魏  
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  
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為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為七經  
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古文者  
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  
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  
記以為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  
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



三體一體之不同也

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儒林傳序云為古文篆隸

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為三

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

四十八碑為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

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磧蔡邕名又不言字之

為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為漢與

此言唐西所立石為魏為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

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少一論語而趙明誠金

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荀非其傳拓之本出於

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

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

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于漢碑之西為邯

鄲淳書則不考衡恒之言而失之者也

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

年中立漢書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遣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

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

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



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雒陽隋書于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無言裴頡傳曰轉國子祭酒養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頡嘗為之而未成耶今以之本据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予皆得其拓本邵

伯溫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道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于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疏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



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耳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于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為之啟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冰言蔡中郎以豐同豐按豐字曰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豐不始於中郎也李丞相將束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蔡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心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

分為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祕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况于為隸為真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為篆又變而為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盡得唐韻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  
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其  
言魏石經亦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隸篆三體無  
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  
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  
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訖後漢書為誤兩說  
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即陽  
銜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得之目覩豈有舛謬銜之  
之言曰漢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

種字皆蔡邕之筆儒林傳不言表裏守刻賴此始知  
之其詞妄言可知矣恒之言曰魏初傳古文出酈淳  
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  
形既有科斗則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  
毀而魏碑一無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  
安得反譏其誤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考索於  
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讀之  
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  
有之莫不誇為中郎真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



之於成都洪适刻之於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為珍寶而不知其非真也然則後人疑漢疑魏豈若前日目覩之可據哉

後魏石經

南齊書魏傳

魏初居平城無城郭佛狸

即世祖太武帝拓拔燾

始截平城西為

宮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

其國記

按佛狸在位歲久無歲不用兵乃能留意經籍刊勒

於石此帝王盛事而後魏書不載獨見於南齊書不可不補入然以佛狸之驍雄尚殺豈能愛好經術此必崔浩所為浩自祖父以來世擅書名于北土宜其有是美舉爾

石經考上







石經考卷下

四明萬斯同李野輯

唐石經

唐書選舉志

唐設書學置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為之學書日紙一幅閒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

洪範容齋隨筆曰唐國子太學四門生及律學書學

石經考下卷

石經考下卷



算學諸生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  
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  
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  
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  
楷書也按習隸書及國語說文讀書皆指書  
學生言蓋齋謂六館雖皆習之說也  
按漢魏石經隋書經籍志謂貞觀初祕書監魏徵收  
聚之十不存一則已殘缺將盡矣乃唐設書學生令  
其學石經三體何也蓋其前篆之本不特祕府有  
之即民間亦有之故學生猶得以倣習若謂石經不

傳於唐世則諸生所習者何本而其設科之制何以  
有書學石經三體之說哉

舊唐書文宗本紀

開成二年冬十月癸卯宰臣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稍析文  
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立於太學  
初立石經九壁諸儒校正訛謬上趣令翰林勒字官  
直度覆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  
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



鄭 鄭覃傳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廕補弘文校理累官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繆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詔宿儒興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九年十月屢遷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

石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

經籍志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今字石經尚書五卷 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 今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今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經羊傳九卷 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蔡邕註

三

石經



新唐書鄭覃傳

太和中覃以經籍剋<sub>錄</sub>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鐫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藝文志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今字石經尚書五卷 今字石經鄭玄尚書八卷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今字石

經公羊傳九卷 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按舊志有今字石經易篆三卷今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今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此不可解既言今字即今之楷書也何以又言易篆古篆及觀新志乃言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三卷始知舊志今字當改三字而新志今字石經易<sub>傳</sub>三卷亦當改為三字也

京兆府學石經記

黎持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通承之雍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間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  
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而鄭覃  
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  
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  
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  
宋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  
鄩方備攻軍之侵輒謂此非急務玉羽紹之曰一旦國  
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置于  
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

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予欲徙置於府學之  
北墉子且俾圖來視擬既視圖則命徒役凡三刻僮仆  
者悉輦置於其地東西陳列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  
立之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逮偏旁字源之類則分  
布于庭之左右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太壁琬琰爛然盈  
目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  
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修慈恩浮圖者公即建言崇  
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  
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



中時廟無回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道雖無窮而器則有弊惟魏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馬日千餘而填塞街陌可謂盛矣乃范蔚宗所見其存者才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

功於聖人之門經而不可不書也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記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即黎持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今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尚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為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恭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



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  
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唐國子學石經

顧炎武金石文字考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  
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  
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  
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  
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口百

口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

百九十一字 張參五經文字 唐元度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今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  
十二字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  
日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亥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  
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口口口書石官將仕郎  
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着書上石官將仕郎  
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禮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汜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專  
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  
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  
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

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軍

官銜缺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按舊唐書開成元年

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  
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

按唐書云尚書  
石壁射恰是十字

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亮充  
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  
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  
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大學創  
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  
度覆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  
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  
見新唐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

知不足齋



不賢於考碑家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  
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於左

周易 君子以哀多益寡衰誤作瘵 悔吝者言乎其  
小疵也言誤作存 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

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則通：則文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

小誤作少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 決必有  
所過脫所字 盡則飭也飭誤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

也故下多一也字 始過也始誤作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道者 終來有他吉作它 剛健

篤實輝光輝作輝 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作歷 可與

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作響 兼三才而

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

繫詞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無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智也辨

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并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

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

其旁注者 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賁亨小利

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荅誤作荅 愈誤作喻 二

无誤作無 皆即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

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

書雖依古註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為別終似未安

尚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

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稟令令誤作

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

循 乃汝世讐世誤作誓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油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予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

字

其旁注者 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 惟婦言是用

是字旁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于下容下

各添一之字

世字疑誤當是讐  
誤作誓以音後偏  
傍音替多近此也





詩 昔育恐育鞠：誤作鞠鞠 小戎序國人則於其車

甲：誤作田 舒懷受兮懷誤作憂 予尾脩：脩誤

作脩 戎車既飭：誤作飾 鞠為茂草鞠誤作鞠

以祈黃耇祈誤作祁 涼曰不可涼誤作諒 鞠哉庶

正鞠人忭慝鞠皆作鞠 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

侯疆侯理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雖雖鳴鴈雖作雍 之矢

死靡他：作宅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

章同 和鸞雖：雖作雍 何人斯序故蘓公作是詩

以絕之也以作而 維塵雖兮雖作雍 既匡既救：

作勅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 尚不愧于屋漏愧

作媿 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皆作雍 屢

豐年屢作婁

其旁注者 女雖湛樂從樂下添一克字 自今以始

歲其鞠下添一年字 曰商是常商字下添一王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誤作稠 不瑕有害

瑕誤作遐 鱣鮪發：發誤作撥 樽沓背憎樽誤作

蹲 如彼遡風遡誤作想 駟：牡馬牡皆誤作牧皆



即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

誤作邦 內饗豕育視而交曉豕誤作施 典臬掌布

總繼紵之麻草之物總誤作絲 中人軍事共其犒中

犒誤作犒 司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作晉 肆長

掌其戒令 誤作禁 鞮鞻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皂人崇門用瓢齋用誤作朋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

誤作席 大司樂大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侑：誤

作者 大師合奏鼓鞀鼓誤作鞀 大祝四曰禋：誤

作榮 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

誤作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間

居誤作車 考工記 妨胡之筭：誤作筭 天人前

弱則僂：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疢瘍者疢上多一有

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

師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

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興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適堂



西袒決袒誤作袒 福髮橫而奉之奉誤作拳 大夫  
與士射袒纁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  
大射儀賓升成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  
受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作之 公  
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  
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 士喪禮祭服不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誤作禮 主婦被錫衣  
侈袂侈誤作侈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筵 有司徹二  
手作執挑：枋挑誤作挑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  
尸爵 主人降洗爵：誤作解下主人實爵並同 主  
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  
亦作甦 燕禮小臣又請膳爵者二大夫膳爵如初大  
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刑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徙：  
誤作徙 其器闕以掩奄：誤作掩 檀弓上周公蓋  
祔祔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 禮器饗



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燕辟廢其學  
辟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  
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 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  
志喜誤作嘉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  
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  
人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癩兔脫家字 儒行慎靜而尚寬  
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  
譬字 若有一个臣介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  
無 歲壹漆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鑑鏘而已也鏘  
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柳之  
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  
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  
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  
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誤作才



故人不<sub>レ</sub>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僖伯

稱疾不從疾誤作侯 十年伐戴：誤作載 桓二年

故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之羸：誤作羸

以類命為象類誤作德 閔二年從曰撫軍：誤作

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泣 四年歸胙

于公脫胙字 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傅

杜原款傳誤作傳 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

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輅

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

昏而傅焉傳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責

卻穀可穀誤作穀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

親 東傳于濟傳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

作人 為從者之淹：誤作流 文元年王賜毛伯衛

夾錫公命錫誤作賜 享江芊芊誤作芊 二年廢六

關：誤作關 七年置文公子焉：誤作曰 十二年

太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邲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

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 三年晉侯伐鄭及邲：誤作



延 商紂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年離卦畫誤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吾獲  
狄十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 郟子  
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誤作平 十八年凡自虐其  
君曰內弑虐上多一內字 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  
師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旦 七年尋蟲牢之盟  
蟲誤作盡 十七年楚公子麇師襲舒庸麇誤作麇  
襄十年子矯曰矯誤作矯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

四年士鞅反：誤作及 十七年荀過華臣之門必騁  
：誤作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含：誤作舍 所不嗣  
事于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  
年樂盈過於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畀我  
來奔畀誤作卑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  
井堙木利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  
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 免餘復攻甯  
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  
志 使柳歸父告晏平使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



誤作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  
人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  
聚 單公子愆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 二年齊使上大夫  
送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齊 知  
而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與馬：誤作延<sub>馬</sub> 五年  
娶于子尾字娶誤作聚 君若驪馬好逆使臣若誤作  
苦 九年無囿猶可囿誤作者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  
廬歸于蔡廬誤作盧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

兵于宗丘宗誤作宗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誤作詢  
取人於荏苒之澤苒誤作苒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  
感實生疾感誤作咸 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  
氏 邊印為大司徒印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  
申：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墉室<sub>墉</sub>室誤作墉 定  
元年榮駕鸞駕誤作駕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誤作  
拔 八年子姑使濶代子代誤作伐 十年駟赤謂侯  
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賊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



誤作為 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誤作焉

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為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  
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一不字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 三年曷為或言崩或  
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

母死母誤作母死 六年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作

未下同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誤作戴 桓二

年曰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

誤作賤 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

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年狄伐邢：誤作

邢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

圍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

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



：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誤作耳 成十五年成公幼：誤作憂 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九年為其驕蹇為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 定元年立煬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

顏淵死子曰子上多 孔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滯乎蔡乎作于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 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 三十一年於是



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十四年有虜而角者虜  
作虜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  
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作殺 僖十三  
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鞏侯誤  
作師 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即  
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 四年  
弑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使也使誤作挾 莊

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作雨下同 僖五年天子世子  
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  
有字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  
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  
誤作壬子 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  
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年同 三年諸侯  
始失正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  
一非字 哀元年此諛之變而道之也諛誤作郊 六  
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  
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上多一  
之字 成五年帥群臣而哭之前作率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誤作  
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期誤作斯  
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如也有誤作子 昔夫三子三上多一  
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

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  
曰寡小君諸誤作謂 何德之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  
人潔已以進潔作潔

其先脫而後添註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翻 翻燾也翻誤作翻  
皇華也誤作華皇 赫兮咺兮咺誤作烜 是刈是穫  
：誤作穫 木謂之虞本誤作本 何鼓謂之牽牛何  
誤作河 澤烏壤：誤作蒼 苧麻母苧誤作苧 獲



橐含獲誤作攫 柷州木祝誤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  
上添一之字 燕白脰鳥 誤作烏 楊鳥白鷹楊鳥  
誤作鶯 鳶鳥鳥醜鳥誤作烏 鳥鵲醜鳥誤作烏 鷹  
六鷹誤作大鷹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卅三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  
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字  
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卅有六年維卅九年卅有七年則  
當為卅字卅字今改為經文而為卅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墟獮獮饕瀟簾禡字皆同

避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淵嫻亦作嫻避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繼作緹棄作弃勣作勣葉作

葉涑揀棘諫塚塚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民巳

岷作毗岷作岷派昏緡瘡皆改從字避太宗

諱 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

宗諱 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

誦避順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 恒字皆

缺筆作恒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樵作

樵避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



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南

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

則祧廟也故不諱文宗則今上也冊府元龜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

言玄宗廟諱惟故事祧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

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

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攷

之宋劉從乂黎持二紀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

補刻宋建隆三年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

歲昭宗遷雒之年許國公為居守移太學并石經于此甲子

移石經記則云舊在舊本坊白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



石經委棄于野至宋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

之請葺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

圖曰公領渭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于府學之北墻

而建序焉二說不同朱藝尊曰尹玉羽者京兆長安

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使推官歷雍汴滑

兗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

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

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

也詳見鎮東軍牆隍廟記下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大

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採漢石經著

為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中名儒



張叅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牆之壁  
辨齊魯之音取其宜攷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  
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積六十載崩剝  
汙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  
千萬時祭酒碑博士公肅肅公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  
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  
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閔使衆如一附離  
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  
書者分章撥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于太和年

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  
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

當云毛詩博士自牧於文乃慎

孫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

別體與宋梁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  
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為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監奏  
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太和七年十  
二月五日敕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  
叅五經文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叅差傳寫



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奉勅宜依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

蜀石經

後蜀主本紀

吳任臣十國春秋

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

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字皆精謹

母昭裔傳

母昭裔河中龍門人後主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好藏書酷嗜古文精經術嘗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昭等書之刻石于成都學宮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祕財營立學舍且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



成都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席益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昞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圍畫<sup>畫</sup>遂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昞始迨收嘗增益之今東壁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俊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

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于殿之東西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蜀奏秩文翁高昞於祀典又請樂工于朝教士以雅聲而後類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雍之外無與比者鄉者中州陸沉惟蜀賴天子神聖威武保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為急春秋釋奠守者不親行教下吏攝事以故風雨鳥鼠之虞不至黉舍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



有三其間偽蜀刻石經之歲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茲歲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儀吏以不圯板築之功雖垂軒皇之衣裳每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于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京征伐之間王導興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濶矣或者聞此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尚友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石經始末記

范成大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正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叅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正止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縷經縷之板故今世六經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捧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古古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劄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



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三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  
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攷之偽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  
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  
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  
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為蜀  
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  
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餘昭裔獨辨  
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學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  
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

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  
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叅校判知其  
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于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  
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  
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  
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  
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  
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  
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



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計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又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為無陂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訛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酌存之亦鑄諸樂石附于經後不誣將來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子正又刻古文尚書于堂而

為之序曰自秦更先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于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于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乎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攷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宮乃延士張奐倣呂氏



所錄本再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  
粵學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  
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  
于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俟後之好識奇字  
者又安知世無楊子雲時乾道庚寅仲春望日

石經周易 周易略例共十三卷 晁公武讀書  
志

此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号也說卦乾  
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此與國子監本

不同者以蜀印本較邢璣注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  
其意義似石經誤以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

按辛亥廣政十三年也當周太祖廣順元年

石經尚書十三卷

此偽蜀周德真書經文詳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  
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刻也以監本較之禹貢雲土亭作  
又倒上亭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沈括筆談曰雲  
土亭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為網未知孰是  
按蜀中石經皆廣政所刻晁氏既知易經刻于廣政



何言書經刻于孟氏未叛時邪豈知祥自諱其名字  
袒反不當諱父名耶宋史田敏傳言康明宗命敏較  
刻五經敏私智自用改若網在綱為若網在綱則蜀  
中所刻固用田氏監本也

石經毛詩二十卷

此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石經周禮十二卷

此偽蜀孫明古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  
至千數

石經禮記二十卷

此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份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  
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明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  
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  
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此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  
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



石經論語十卷

右偽蜀張德鈞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兩示之三  
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  
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宋石經

宋史趙克繼傳

趙克繼春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  
朝士分隸石經仕至定武軍節度觀察留後謚章靖

宋史謝飶傳

謝飶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為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  
石經以飶善篆隸召為直講終龍圖閣學士

宣和書譜章友直傳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  
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

宋史藝文志

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

金史劉彥宗傳



天會中大舉侵宋劉彥宗謂宗翰粘罕宗望幹高曰昔蕭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圖籍遵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納之

按宋代石經不大彰于世或疑其未必成書然考趙克繼謝劄章友直諸傳明載其事而藝文志又言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則此書業已告竣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觀金史劉彥宗說二帥語意者此石經果為金人携去邪夫唐之石經時人譏其蕪累而至今猶存宋之石經出諸名人之手必有可觀而反不獲

傳于世豈不深可惜哉。唐石經止楷書一體其石刻在今西安府學宋石經集當時善篆隸者分書必用篆隸三體乃後人皆不獲見而金人亦鮮有語及者豈此刻遭汴京之覆竟毀壞無餘耶

又按漢魏石經俱在洛陽其後由洛陽遷鄴下由鄴下遷長安無在汴梁者况至唐時損壞已盡安得石晉時尚存若唐之石經刻在長安至今完好亦未始移至汴梁不知德光者所移者何物也豈彥宗但得之傳聞未嘗實有其事耶或所載者乃他石刻而非



石經耶且汴梁之建都始自宋梁。有國日淺唐滅  
梁徙都于洛晉篡唐復都于汴僅十一年而亡汴原  
非帝王舊都而石經實不在其地則彥宗之說二帥  
雖千古美談其事猶在疑信之間也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公武讀書志

皇朝田况皇祐初知成都日刻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  
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  
有之後散毀耶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此傳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偽蜀  
諱而缺恒字以故知刻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  
况也

石經孟子十四卷

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學宮云偽蜀時刻  
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  
有缺耶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嘖鷓為類不可勝紀  
元史申屠致遠傳

世祖至元中為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真加作浮



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續通鑑綱目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毀宋故宮為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及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薛應旂續

資治通鑑 王宗沐 宋元通鑑 並同

杭州府志

藝文志金石刻類石經宋高宗御書 禋志高宗嘗御

書六經賜國子監又以石本賜諸州學校翰墨稍倦即命吳憲后續書人莫能辨

石經唐明皇孝經一卷

陳振孫書錄解題

此今世所行本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宋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具宰相等銜名實天寶四載號為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瑒熊克使刻石學宮云

石刻佛經記

天保二年附

朱彙尊

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



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  
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石經佛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  
積歲既久虺蝎居之雖好遊者勿敢入焉丙午三月予  
至其地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徘徊  
久之惜皆掩其三面未獲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  
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緝柳而浮屠之言亦惟  
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于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  
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  
於京兆後唐長興中始更傳寫為雕印舍至難而就至

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忽其易反或束而不  
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  
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予友太原傅山行平  
定山中誤墜崖谷見洞口石經林列與風峪等皆北齊  
天保間字而房山石經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熾也  
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至數千然通其旨者率以語  
言文字為無所用見講說佛經往、鄙置不屑嗚呼佛  
之說雖戾于聖人之言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既  
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



西安府儒學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  
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尤  
甚于吾道之衰也夫傳山聞之曰然遂書以為記

板刻之始

附

後唐明宗長興中詔博子國士田敏與其僚較諸經鏤  
之板

晁公武石經攷異

予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謬蓋多矣昔  
議訂者請太和石經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

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  
有舛誤無由恭較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于獨  
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板本亦難盡從也

宋史田敏傳

田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官屯田員外郎兼太常博士  
奉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歷仕晉漢周至少傅工部尚  
書致仕卒於宋開寶四年敏初使湖南終出荆渚以印  
本經書遺高從晦從晦謝曰祭酒所遺書僕但能諸讀  
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因舉諸侯章諷



之從晦大慚敏雖篤于經學亦好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網在綱爾雅椶木槿注曰日及改為西及如此類甚衆世頗非之

趙明誠金石錄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為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益出于歐陽率更然窘于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筆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

五經字樣一卷唐汜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以補張

參之缺者予昔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粥於道方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晉出帝開運三年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宋史藝文志

周顛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睹古人全書

十國春秋母昭裔傳

母昭裔仕後蜀為左僕射同平章事性嗜藏書精經術嘗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于成都學官



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宮立黌  
舍請後主鏤板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  
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後蜀平  
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于世五代史補云昭裔  
微賤時借文選于  
人其人其人有難色昭裔憤曰異日  
若貴當鏤板行之果如其言

記板刻原始

按五經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顓德不知唐長興晉開  
運已先有之世言馮道始鏤板官鬻于市蓋射利也其  
射利未可知而初始之功實被于萬世獨怪秦漢以來

其文字已知刻石矣何故不知鏤板少陵詩言嶧山之  
碑野火焚秦木傳刻肥失真亦知鏤板矣何故不以鏤  
經史此皆前人之拙而後人之巧也然自鏤板之後書  
籍日多人以其得之易也反置之不觀而淫詞蕪說不  
可傳世者亦率定我梨棗此又板刻之害也



